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737
20 February 1987
CHINESE

第2737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7年2月20日星期五，上午10点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祖泽先生	(赞比亚)
<u>成员国</u> ：阿根廷	德尔佩奇先生
保加利亚	加尔瓦洛夫先生
中国	俞孟嘉先生
刚果	阿杜基先生
法国	布罗尚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劳腾施拉格尔先生
加纳	杜梅维先生
意大利	布奇先生
日本	菊地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别洛诺戈夫先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沙利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约翰·汤姆森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伯恩女士
委内瑞拉	普利多-桑塔纳女士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上午11点2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非问题

1987年2月10日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8688)

主席：根据过去会议上有关这一项目的决定，我请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埃及、埃塞俄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圭亚那、印度、肯尼亚、科威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蒙古、摩洛哥、尼加拉瓜、巴基斯坦、塞内加尔、苏丹、瑞典、多哥、乌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南斯拉夫和津巴布韦的代表在安理会议事厅一旁为他们保留的位子就座。

应主席邀请，朱迪先生（阿尔及利亚）、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奥利瓦先生（古巴）、切萨尔先生（捷克斯洛伐克）、巴达维先生（埃及）、塔迪塞先生（埃塞俄比亚）、奥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卡伦先生（圭亚那）、达斯科塔先生（印度）、基卢先生（肯尼亚）、阿布哈桑先生（科威特）、特赖基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尼亚姆道先生（蒙古）、本努纳先生（摩洛哥）、伊卡萨·加利亚德先生（尼加拉瓜）、艾哈迈德先生（巴基斯坦）、萨雷先生（塞内加尔）、曼利先生（南非）、亚当先生（苏丹）、弗姆先生（瑞典）、库阿西先生（多哥）、基贝迪先生（乌干达）、乌多文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查古拉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乔基奇先生（南斯拉夫）和穆登格先生（津巴布韦）在安理会议事厅一旁为他们保留的位子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恢复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第一位发言的是肯尼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基卢先生（肯尼亚）：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并通过你感谢安理会允许我国代表团参加这些有关南非问题的重要的讨论。

然而，在我开始发言之前，请允许我象前面的发言者一样，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安理会2月份的主席。你杰出的事业和广泛的经验，以及贵国赞比亚所起的出色作用，使你特别胜任和适合于主持安理会目前的讨论。多年来，赞比亚为了使邻国获得独立铺平道路所起的重要作用而承受了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强加的巨大痛苦。赞比亚继续勇敢地坚持这一承诺，以使南非境内能够实现民主统治。人类历史上很少有一个这样愿意为别人作出这样大的牺牲的国家。鉴于这丰富的背景，我们深信，在你的出色指导下安理会目前的会议将取得积极成果。

我国代表团也希望赞扬你的前任委内瑞拉的常驻代表阿吉拉尔大使，他出色地主持了1987年1月份安理会的工作。

自上古以来，人类总是团结起来铲除对其生存构成的危险和对人类尊重的挑战。尽管在联合国及其前身国际联盟创立之前只有非常初级的国际行动的机制，这种一致的关注一直存在。因此，在创立了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41年之后，安理会仍然未能对一个严重和紧迫的局势采取果断行动真是一个残酷的讽刺和悲剧。种族主义政权推行的可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和直接的威胁。根据《联合国宪章》，安全理事会有责任在一旦确定存在着对和平的任何威胁或破坏时，按照《宪章》第41和42条，建议或决定采取何种措施来维护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

非洲国家单独或集体地通过其大陆机构，非洲统一组织，长期以来审议了种族隔离邪恶制度，及其持续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产生的危险局势。多年来，以联合国为代表的整个国际社会也参加了对种族隔离的谴责，宣布其为违反人类的罪行。同时，对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发出了无数呼吁，要求它铲除种族隔离并代

之以一个统一的、非种族和民主的社会，从而实现和平改革。

国际社会这些持续的呼吁和劝说得到的是南非的各种欺骗伎俩，从以所谓的改革为伪装的骗人的拖延战术直到公然抗拒。同时，种族主义政权任意杀人和破坏财产现在已达到了种族灭绝的程度。因此，肯尼亚积极加入联合国非洲国家集团的呼吁，要求安理会承担起《宪章》义务并采取能够防止并消除种族主义政权的政策与措施构成的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所有威胁的有效步骤。

在本星期二，即2月17日，安全理事会再次听到种族主义政权代表伤害之外又加侮辱的发言，他狂妄地重新拼凑了该国政权现已为人熟知的对所谓立宪体制的克制态度。但他竟然胆敢向安理会处理种族隔离罪恶造成的严重局势的权威挑战，这种对安理会处理目前事项的权限和威信提出质疑的站不住脚和转移视线的企图应当遭到其应得的唾弃。

安全理事会已经审议并通过了有关南非的许多决议。在这些场合上，种族主义政权及其盟国曾敦促我们力行克制，声称国际压力将阻碍而不是促进和平改革的进程和促使一个统一、非种族和民主南非的演变。结果，安理会迄今采取的所有行动只限于针对南非的最起码的自愿措施。

令人遗憾的是，不仅国际社会的期望令人痛心未能实现，而且南非绝大多数人民的愿望和希望被冷酷地破灭了。世界不仅没有看到朝着民主和尊重人的尊严方面的发展，反而继续发现人权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此外，不仅在南非和被该政权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存在着种族隔离危险和可恶的表现形式，而且黑非洲邻国也未能幸免于种族隔离邪恶的多方面的破坏后果。

自从实行新闻封锁以来，根据这个苦难之中的国家传来的最新情况，已有13,500人被监禁，其中有281名儿童，包括3名12岁以下，18名13岁以下，91名14岁以下。自从宣布紧急状态法以来，已有2,000人被种族主义少数人政权及其走狗所杀害。与此同时，比勒陀利亚政权继续非法武装袭击和侵犯邻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造成残酷的生命损失和严重的物质破坏。

安理会不能也不应该对假借所谓民主招牌在如此肆无忌惮地滥杀无辜的骇人罪行无动于衷。种族主义政权本身的行为说明它毫无诚意。而且，种族主义政权声称需要国际社会给予更多的时间和谅解以便实行改变，似乎也是明显的撒谎。它获得更多的时间与谅解，却毫不珍惜，同时继续按照可以把种族隔离制度加以改革这个根本错误的前提行动。因此，这一政权进行一些装饰门面的所谓改革，目的是在国际社会面前给种族隔离披上漂亮的外衣，同时却在南非和纳米比亚巩固种族隔离的邪恶制度。

同我们过去一再要求的那样，肯尼亚非洲及其他国家一样，强烈地希望安理会根据第七章对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然而，鉴于目前的情况，肯尼亚愿意赞同与美国国会去年所批准的选择性制裁措施相同的措施。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其他国家也支持选择性制裁措施。这些措施同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运动的首脑会议所赞同的措施是一致的。我们认为，这是安理会为帮助南非被压迫、受苦难的人民所起码应该做的。这将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在这个关键时刻给南非一个及时的信息。

我们经常反复地听到种族主义政权及其盟友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声称，强制性制裁将打击南非和邻国的黑人。前线国家和南非的黑人多数坚决驳斥这种谬论。他们明确地告诉国际社会去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他们愿意为了使一个公正、民主的社会在南非诞生而承受牺牲。因此，我们代表团不能接受所谓种族主义政权在南非或邻国对黑人犯下的残暴罪行是为了维持法律与秩序的说法。

因此，我国代表团认真地敦促安理会决定：南非的局势、南非政权继续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它对独立国家反复的武装袭击和破坏行动，是对这些国家的侵略，践踏了它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些行为一起构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因此，安理会应该根据《宪章》采取必要的行动，迫使种族主义政权放弃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作为建设一个统一、非种族、民主的南非不可缺少的第一步。

肯尼亚坚定不移地支持这些南部非洲的人民。我国总统丹尼尔·阿拉普·莫伊阁下最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立场，他在向一个来自南部非洲黑人独立国家的使节话别时说：

“肯尼亚密切地关注着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破坏这一区域的国家的阴谋。因此肯尼亚充分了解这些国家如博茨瓦纳和其他邻国由于比勒陀利亚种族隔离制度而经历的种种困难。”

我国总统接下来保证，肯尼亚继续完全支持消除种族隔离的斗争。

同样，肯尼亚充分支持南部非洲的解放运动，直至纳米比亚获得独立，直至在南非实现一个统一、非种族的社会。

我们敦促安理会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实现南部非洲人民的愿望，避免更多的苦难和生命损失。

主席：我感谢肯尼亚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阿杜基先生（刚果）：鉴于我们刚果和赞比亚两国之间密切友好的关系和我们两国领导人之间深刻的友谊、敬佩和相互尊重，我要借此机会表示，我十分满意地看到由阁下来主持二月份安全理事会的工作。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和我本人向你保证提供最充分的合作。

同时，我必须向你的前任、我们的朋友和同事，委内瑞拉的安德烈斯·阿吉拉尔大使表示感谢，他以自己的能力和经验指导了上月份的安理会工作。

南非局势不断恶化，再次迫使安全理事会作为《联合国宪章》所建立的集体安全体制的主要机构行使自己的首要职责。

刚果代表团赞同各国在此所表达的严重关切和清晰有力的政治分析，他们坚决地驳斥了比勒陀利亚的发言人的诡辩，即所谓在南非存在着民主、种族歧视措施正被逐渐消除，以及

“南非的权力掌握在温和的多数手中，这个温和的多数包括黑人、白人、亚裔和有色人。”（S/PV.2732英文本第23页）

因此，我们不想再谈南非政府最近歇斯底里的事态发展、继续在国内采取灭绝种族的行径、并在其边界外对独立的邻国采取国家恐怖主义，破坏稳定和侵略行动等。

在我们前面发言的那些我们支持的人已经明确地驳斥了比勒陀利亚的那些站不住脚的论调。这些论调是用来祈求两方盟友和伙伴支持的，企图挽救种族隔离制度。这个制度就象一艘快要被水淹没的弃船。我指的是那些站不住脚的论调，说什么如果联合国决定采取惩罚性行动，最有可能受害的是毗邻南非的国家。只要进一步阐明问题，就可以看到，这种卑鄙的手段充其量只不过为比勒陀利亚争取一点时间。但是，不管如何，南非黑人终究会战胜种族隔离制度的。

几年来，所有辩论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联合国机构一贯谴责这个制度，同样也谴责在纳米比亚人为地维持殖民地政权以及博塔政权对邻近独立国家不断采取的侵略行径。

这方面动员起来的公众舆论已经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在这里，我们应当对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工作以及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在南部非洲次区域所做出的工作表示敬意。

我们高兴地注意到，许多方面已经取得了必不可少的进展，斗争和解放的胜利精神正在鼓励着斗志昂扬的南非人民，也在激励被套上锁链的那些人。他们的组织和他们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反击正在持续改进。最近，非洲统一组织倡议设立一项非洲基金，目前已得到了第八届不结盟首脑会议的赞同，这的确是大有希望的。欧洲，单独地或集体地，已经开始采取行动，这是值得尊敬的，但是，我们认为其步伐和实质还可以有所改进。

至于美国国会去年十月作出的决定，我们认为，它表明对黑人大多数必定战胜种族隔离政权的信心已经有所提高。尽管官方给予某种同情，但是，这个国家里了解情况的人民并没有径自把大量资金提供给一个其认为受害的民族：南非的黑人民族。

正确方向上的另一步骤是，最近，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坦博先生访问华盛顿。一度被当作恐怖主义领导人的坦博先生现在已经被看作是一位可靠的对话者。

所有这些文件都有助于让种族隔离政权知道会员国政府能够发挥的一切力量。按照《宪章》第七章实行制裁是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唯一真正反击。我们赞成这样做，因为我们相信这种制裁的威力，也因为我们庄严地致力于我们作为其中成员的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运动。

然而，制裁只是向种族隔离制度施加压力的途径之一。因此，我国代表可以毫无困难地支持美国国会采取的此类制裁措施。但是，安全理事会也准备采取同样的行动吗？

主席：我感谢刚果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

劳滕施拉格尔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诚挚地祝贺你担任二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这一要职。我相信，你的丰富经验和外交才干将使安全理事会的审议工作获益。

同样，我要向委内瑞拉的常驻代表阿吉拉尔大使表示我国代表团对他的赞赏，他公允地指导了安全理事会一月份的工作。

众所周知的南非令人遗憾的局势仍未减缓。其根源还未消除；朝着有意义的解决方法迈出的有希望的步骤尚待出现。紧急状态法继续实行。镇压和反抗奠定了国内政策气氛的基调。南非负有政治责任的人仍未认识到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将破坏政府和社会的根本基础。他们看不到这一政策将导致政治和人类大灾难的事实。

南非种族隔离的不公正每天都招致新的不公正，导致了迫害和镇压的加剧。政治拘留者的人数——甚至包括儿童越来越多，议会外反对派广泛遭到禁止，这些都是紧急法显而易见的特征。南非那些以确保法制为理由来检查新闻和取消言论自由的人必须知道，这些措施对全世界来说只是意味着一种强加给所有人的独裁统治所造成的死一般的寂静。

在1987年1月30日国会的开幕式讲话中，博塔总统宣布5月份进行新的选举。那次讲话和随后进行的国会讨论都没有任何基本性的新思想，没有摒弃种族隔离。但尽管这样，我们仍然希望，即将选举产生的政府能最终认识到，南非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要么选择种族歧视、武力和流血，要么实现所有公民的人权。这就是说，黑人和白人只有拥有平等权利，他们才能在自己的国家里和平共处。今天南非发生的事件标志着一个历史进程。南非政府正企图扼杀的发展势态最终是阻挡不了的。确实，南非只能作出这样的决定：到底是通过建立一项所有人都能享受的公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来确保黑人和白人的未来和命运，还是死死抱住令人发指的种族隔离制度，彻底毁灭政府和社会。

联邦政府关于南非和种族隔离制度的立场始终如一。这种制度侵犯了起码的人权。它不能改良，必须予以废除。保护人类尊严是我们宪法中至高无上的训条。因此，我们承诺支持全世界的人权。至于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我们只能坚决声明，那些根据肤色对人进行歧视并剥夺他们一切民主参与权利的政府，那些依靠武力和镇压来扼杀言论自由的政府，那些将工会和教会领袖投入监狱的政府，那些迫害大多数人的代表、迫使他们转入地下、而不就南非的和平与平静与他们进行谈判的政府——任何执行这种政策的政府都将自己排除于自由国家大家庭之外，因为它践踏了自由世界的基本信念。南非死死抱住种族隔离不放的人不能怀有任何幻想：对我们来说，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现在和今后都是不可接受的。我们毫不含糊地支持南非被剥夺最基本人权的人。

我们继续提倡南非和平变革。我们和我们的伙伴以及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一起，敦促南非结束紧急状态，释放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取消禁止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被禁的反对党派，为和平解决一切问题开展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民族对话。我们希望南非重新获得内部和平，我们希望南非不要危及南部非洲地区的外部和平。

在过去一年中，我们多次讨论了经济制裁是否有用和必要的问题。今天，这一问题再次出现在我们议程上。首先，请允许我作以下声明：有些人认为这些措施

是导致南非发生和平变革的最后手段，因此他们真心诚意地呼吁采取这些措施。我们承认，我们尊重他们的观点，并注意到了他们的论点。在过去几天中，我们同样十分认真地注视着安理会的讨论。在立即废除种族隔离的目标方面，我们和国际社会全体成员的意见完全一致。分歧只是如何才能最好地实现这一目标。

和其他国家一样，我们对经济制裁南非持怀疑态度。很难想象加强经济压力会有效地改变种族隔离这种僵硬的思想，很难想象这种做法将会和有可能促进和平变革或有可能最终导致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欧洲经济共同体十二个成员国政府已经多次认真讨论了确保迅速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最好和最有希望的方法。

1986年6月，共同体成员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决定，积极措施仍然是欧洲联合政策的主要支柱。这就是说对种族隔离的受害者提供具体的援助，声援南非那些由于肤色而在职业、工作、训练或其他方面遭受歧视的人。然而，在六月份会议上，欧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们同样明确声明，如果不立即开始消除种族隔离的话，他们将不再排除向比勒陀利亚施加经济压力。南非政府必须知道，我们的耐心不是无限的。

1986年9月16日，十二国外长们实现了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们制定的政治目标。外长们禁止从南非进口钢铁和金币，禁止新的投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采取了这些措施，尽管它对此依然抱有怀疑。联邦德国及其伙伴一起，打算向南非政府发出一个毫不含糊的信号。

南非政府威胁说，它将对南部非洲各国实行反制裁。对这种威胁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考虑到目前的经济、运输和地理条件，这种反措施可能必然造成严重后果。近年来，我们为援助处于经济困境的南部非洲国家作了大量工作。一段时期以来，非洲——特别是南部非洲一直是我们集中提供经济合作资源的地区之一。从很大程度上，这些资源帮助加强了非洲国家——首先是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成员国的基础设施。今后，我们仍将尽最大努力提供有效的援助。然而，至于我们大家——一个别或集体——是否能够对付一个已经十分岌岌可危的经济局势进一步恶化的局面，

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呼吁南非政府遵守国际法，停止向邻国推行毁灭和破坏性的政策。

请允许我再次强调，我们希望迅速结束种族隔离。南非被压迫人民有权获得我们声援。然而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政策不希望我们采取可能摧毁南非人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和危及整个地区经济前途的手段。出于这一理由，我们不能同意远远超出共同体采取的措施范围之外的措施。然而，南非政府不能从这一事实中得出任何错误的结论。我们将和我们的伙伴一起，决不辜负我们的信念，决不容忍不公正的种族隔离制度。我们将为实现南非的人权竭尽全力。

主席：我感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戈尔瓦洛夫先生（保加利亚）：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二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保加利亚代表团深信，在你的精干和英明领导下，安理会将以堪称典范的方式履行其职责。我们十分高兴地看到一个非洲杰出的儿子，与我们保加利亚保持着最好关系的赞比亚的一位可尊敬的代表主持安理会对这一重要问题的辩论。

还请允许我向你的前任、委内瑞拉常驻代表阿吉拉尔大使表示衷心感谢。他杰出地、英明地主持了上个月安理会的工作，我们对此表示赞赏。

我们还要向安理会的新成员——阿根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日本、意大利和赞比亚表示祝贺，并祝他们工作顺利。

南非问题再次摆在安理会议程上。尽管受到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一再审议，这一问题今天再次引起人们新的关注。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种族隔离不仅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时代错误，而且是南非进行压迫和恐怖主义的制度。南非的国内政策和做法是以压迫为基础的，它的外交政策是以侵略和领土扩张为基础的。

近几个月来，南非加紧了对多数人民的大规模镇压，疯狂地企图镇压日益强大的人民抵抗运动，并使种族主义统治永世长存。南非政权拒绝与大多数人民的合

法代表公正和平地谈判解决这一冲突。它诉诸暴力企图窒息千百万参加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人民的意志。就在上个月，我们获悉，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分子仅在一年半的时间内不经审判就拘留了30,000多人、杀害了2,500多无辜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

1986年6月宣布的紧急状态和由此造成的大规模恐怖是比勒陀利亚千方百计维持其摇摇欲坠的统治的绝望挣扎。紧急状态是对国际社会的又一次蔑视。它再次暴露了种族隔离的真面目。它再次突出说明了一劳永逸地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的紧迫必要性。

南非继续以邻近的非洲独立国家向南非民族解放运动提供庇护所为借口对这些国家推行侵略和颠覆政策。然而，南非民族解放运动作为南非人民的合法代表得到非洲统一组织、不结盟国家运动和联合国的承认。

种族主义政权的政策和行动对南部非洲地区构成明显的威胁，并且明显地破坏了国际和平与安全，将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造成流血及生命和财产的损失。

我们同意许多发言者在安理会阐述并在去年在巴黎举行的《制裁种族主义南非世界大会的最后宣言》中得到强调的观点，即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内推行加紧镇压和暴虐以使种族隔离永世长存的政策。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并对独立的非洲邻国采取侵略、颠覆和国家恐怖主义行动，因此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一再谴责南非侵略政策和行径的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负有特别责任。制裁种族主义南非世界大会强调有必要采取全面行动方案，其中心内容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

绝大多数会员国以及全世界的议会、政党和运动要求实行这种制裁。去年九月在哈拉雷举行的第八届不结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对这一问题发表声明如下：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规定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仍然是迫使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放弃种族隔离的唯一和平办法。”(S/18392, 英文本第147页)

不幸，由于其某些成员的反对，安全理事会迄今为止未能采取必要的强制性行动。

种族隔离政权继续生存，是因为继续掠夺南非和纳米比亚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某些西方国家及跨国公司向它提供了政治、经济、军事和道义方面的支持。这已不是什么秘密，实际上人人皆知的事情。时间已清楚地表明，所谓的“建设性接触”政策无助于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甚至那些反对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的人士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例如，《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于1987年2月12日写到，美国政府任命的为美国对南非政策的未来方向献策的委员会曾建议，美国应敦促其盟国参加对南非的广泛的国际制裁，并得出结论说，美国政府推行的所谓与比勒陀利亚建设性接触的政策“未能实现其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对南非采取的国际行动，只包括以呼吁和提建议为形式的道义上的谴责，未能取得国际社会预期的结果。某些国家对南非实行的有限的经济制裁也同样失败了。当然，原因是这些经济和文化制裁的局限性事实上使跨国公司和种族政权之间进行有效的经济合作与协作畅通无阻，归根结底，这种做法给维持种族隔离和使之永世长存帮了忙。

根据上述事实，人们就会对大会第41/35B号决议的绪言第八段中所反映的国际社会的坚定信念毫不感到惊奇，即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将是国际社会能够援助南非受压迫人民合法斗争的最有效和最恰当的和平手段。

有一些国家与南非保持最密切的政治和经济联系并从中渔利，却宣称采取全面强制性制裁将会给南非当地人带来最不利的影响。这种对南非人民的利益以及对前线国家的“关心”，违背非洲统一组织1986年通过的结论和决定。

关于南非人民对制裁范围的立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代表在1987年1月8日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会议期间已加以明确阐述。这位代表在发言中指出，有限制裁只会有利于种族主义政权防犯制裁并对邻国实行自己的制裁计划。

安理会目前的讨论也表明，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无疑将有助于消除种族隔离制度的共同努力。

国际社会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斗争记录表明了不久前发生的类似情况。人们很容易想起南非目前局势与十年前南罗得西亚的形势之间的相似之处。

南非的事态发展说明，只谴责种族隔离及其侵略的政策是不够的，现在应当采取具体和独立的行动，以孤立种族主义政权和从地球上消灭这一可耻的种族隔离现象，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正确地把这种现象称为对人类的犯罪。

在此，让我表达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坚定信念：这方面的任何缓和措施，只会有利于南非与其支持者的利益。不彻底的措施只会推迟消除威胁人类和平与安全的罪恶。

保加利亚代表团参加安理会的基础是从这些同样的前提出发的，即坚持彻底孤立种族隔离政权和对南非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有鉴于此，在这一特殊时刻，这也正是非洲国家与不结盟国家认为必要的，保加利亚代表团将支持安理会这项决议草案。

主席：感谢保加利亚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德尔佩奇先生（阿根廷）：祖泽大使，首先我要对你讲，我国代表团非常高兴看到一位赞比亚代表、特别是您主持安理会的工作。我们相信，您对这些问题的了解，以及您已表现出的技能，将保证我们工作的成功。

我们愿祝贺委内瑞拉代表阿吉拉尔大使上月份新做的出色工作。他在指导我们的工作中表现出他具有经验与外交技能。

我还愿感谢保加利亚代表在欢迎阿根廷成为安理会成员时所说的友好的话。

国际社会采取了反对种族隔离的鲜明立场。这一立场明确地反映在大会和安理会通过的很多决议中。然而，南非却未理睬这些呼吁。国际新闻界每天都在报导南非民族主义领导人和同情者、以及南非全体非白人所受到的连续的与野蛮的迫害，这种迫害引起了该国被压迫人民日益高涨和合法的积极反抗。

事实上，比勒陀利亚政权不但不接受其立即结束其万恶和完全不可允许的种族歧视政策，反而采取旨在使种族隔离永久化的措施。

仅举一例，正象安理会在第473(1980)号决议所一致指出的，种族隔离政策不仅在南非国内造成严重影响，而且严重破坏南部非洲的和平与安全。正是这一政策，促成比勒陀利亚政权对邻国进行定期的侵略行为，说明南非政府一贯拒绝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并立即无条件地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所载联合国促进纳米比亚独立计划。

我国多次和最强烈地谴责种族隔离制度为对人类的犯罪，并明确阐明声援种族隔离受害者。但在想到言词是不足够的之后，我国政府立刻采取重要的具体措施，最终与南非政府断绝外交关系。这一行动明确证实了阿根廷政府尽一切力量立即根除南非种族歧视的坚定决心，并向比勒陀利亚政府充分表明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立即并严格地执行安理会对南非采取的措施，特别是武器禁运措施。

为支持这一立场，阿根廷政府最近采取了其他措施，包括批准《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另外，我们是反抗侵略、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行动基金的成员，该基金是去年在哈拉雷举行的第八次不结盟运动国家首脑会议上成立的。

我们知道，在这些努力中我们不是孤立的。我们满意地看到，在1986年，很多国家政府，包括一些人们认为具有影响比勒陀利亚能力的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南非政府的压力，以促成我们大家所鼓励的南非政策的改变。

很不幸，这些措施并未取得满意的效果。我们相信，只要不一劳永逸地根除种族隔离，安理会就将迫切需要继续召开会议以审议南非局势。阿根廷认为，该机构已给南非政府明确指出了它必须走的道路。其顽固拒绝执行安理会和大会有关决议的做法，要求国际社会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去执行。为此，需要扩大第418(1977)号决议规定的强制性制裁。

在这方面，我想回顾一下，阿根廷坚决支持第八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提出的旨在对南非政府实施强制性制裁的倡议。我们相信，这是根除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最适当、最有效和最温和的方式。

这一决议草案列举了应实施的重要和具体的制裁。我们认为，这一罗列并未包括所有可以执行的措施。但我们知道，这牵涉到各种利益，所以我们认为这一清单是可以接受的妥协办法。因此，我们成了该决议草案(S/18705)的提案国，并敦促安理会各成员国投票予以支持。

主席：我谢谢阿根廷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别洛诺戈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安理会讨论根除种族主义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这一对整个国际社会，首先是对非洲国家十分重要的问题时，由你来主持会议，这使苏联代表团极为高兴。你是赞比亚最老练的外交家之一。贵国站在根除南部非洲和世界其它地方的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斗争的最前列。

我们也感谢你的前任、委内瑞拉代表阿吉拉尔大使胜任和成功地主持了上个月安理会的工作。

应非洲国家集团的要求，安理会再次开会讨论南非局势加剧恶化的问题。安理会已收到一份决议草案，其主要内容是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实行强制性制裁。促使要求实行强制性制裁的主要是南非内部令人震惊的事态发展。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者面对着黑人群众不断扩大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不得不进行大规模恐怖和血腥镇压，重新实行了紧急状态法，事实上把南非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集中营。

不仅如此，之所以要求制裁，还是由于尽管安理会和大会做出了决定，种族主义政权仍继续进行和加剧其对邻近的非洲主权国家——安哥拉、赞比亚、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博茨瓦纳和莱索托——的侵略与国家支持的恐怖活动。

最后，比勒陀利亚同样公然地无视联合国的其他决定，继续统治占领纳米比亚。

种族主义政权的野蛮武力，反人民的国内镇压政策和针对邻近独立国家的侵略

与国家恐怖主义政策长期以来一直促使国际社会要求采取反措施，充分利用国际法准则及以此为基础的集体的强制行动。经验表明，如某些西方国家所做的，用恳求、奉劝和不关痛痒的方法与种族主义政权打交道未能产生任何结果，也不可能产生任何如果，事实完全不是如此：这些作法使得该政权确信自己不会受到惩罚，从而鼓励种族主义者对黑人群众采取进一步的野蛮和暴力行动，并对邻国进行新的侵略。

苏联外长谢瓦尔德内泽先生在第41届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指出：

“每一个区域冲突对联合国来说都是个严峻的考验。那些联合国标志着负有特殊责任的领土更是这样。不幸的是，失望的阴影常常侵袭过来。

“早就应该有效地使用联合国的一切权力，行使其所有权力。”（A/41/PV.6，英文本第56页）

这些话完全适用于南部非洲局势。

众所周知，南部非洲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比勒陀利亚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和作法。但对种族主义白人少数政权来说，该国人民——黑人、白人和有色人种——早就应该达成一致意见，实现种族和平。这里的分界线不是民族分歧，而正是严酷的种族隔离作法与政策。我们苏联坚决谴责种族主义政权对南非多数黑人和有色人种及对民族解放运动实行的镇压和恐怖行径；在过去75年里，以非洲国民大会为首的民族解放运动坚决地同种族隔离进行了斗争。我国完全支持国际社会坚持要求比勒陀利亚立即撤销紧急状态法、停止镇压活动、立即释放包括反对种族隔离杰出的战士曼德拉在内的所有政治犯和结束禁止政治组织的活动。

我们坚信，讨论对种族主义的政权采取制裁措施的性质早已过时。事态发展需要采取紧急行动。在这问题上拖延将会引起南非新的侵略行径的危险，使独立邻国的稳定遭到破坏越来越威胁到国际和平。

只有强制性制裁措施和国际社会共同坚决施加压力才能使比勒陀利亚政权清醒

过来。 实践表明，有选择地采取有限的制裁措施，特别是这种措施不是所有国家都遵守的话，决不能迫使种族主义政权废除种族隔离制度。

南非以及支持南非的西方集团的宣传机器一直在竭力破坏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七章对南非采取制裁措施早应做出的决定。 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声称在南非已发生所谓积极的变化，而事实上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他们奢谈改良种族隔离制度的可能性，并说通过所谓建设性接触政策和同南非的对话，应该能够使南非自愿地将种族隔离转变为其它的什么制度。 但人们不禁要问这种政策的发起者和支持者：他们在哪里和在哪方面取得了成功？他们在哪方面看到南部非洲局势有所改善？建设性接触政策的实际成果何在？

在我们和联合国绝大多数成员国看来，该政策的现实结果是在客观上助长了过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苟延残喘。 这点早就清楚了。 此外，华盛顿和比勒陀利亚推行的建设性接触政策已导致南部非洲局势的进一步恶化。 我们深感遗憾，南非统治当局使安全理事会的表现证明自己不能使用《宪章》赋予它的权威和权力，正象通过利用公开和秘密的支持南非躲开联合国的禁运，因而一直得到现代装备和继续获得西方的贷款及最新技术一样，比勒陀利亚现在正在利用安理会意志的瘫痪。

人们当然不会不看到，在一些西方国家，公共舆论认识到不可能用说教对南非这只狼进行再教育，现在一致抵制其对制裁比勒陀利亚政权的态度。 在美国也发生了这类变化，特别是在美国国会。 同时我们大家也都看到，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人士继续大谈什么强制性制裁措施对南非人民和非洲邻国可能会产生消极影响这个问题。 他们反对制裁的理由是，制裁会影响到非洲黑人的物质利益。 这就出现了一个只可以称之为矛盾的局面。 是非洲国家要求采取制裁措施的；但却有人对他们说：“我们反对制裁，因为我们关心你们”。 到底是非洲人的天真成份多些，还是全然蔑视非洲人民意愿的成份多些，这很难说。 没有人否认，采取制裁措施会影响到南非人民的处境。 南非人民的英勇立场及其为了迅速消灭可恶的种族隔离政权而愿意接受更大牺牲的态度更加值得赞扬。 前线国家自我牺牲的立场

同样应该得到一切可能的支持，因为它们也愿意为彻底消灭种族隔离而做出某些牺牲。

国际社会紧迫要求安理会根据《宪章》第七章对种族隔离政权采取全面强制性制裁措施。关于采取制裁措施的巴黎世界会议，在维也纳召开的关于立即给予纳米比亚独立国际会议、在哈拉雷举行的第八届不结盟国家政府首脑会议、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特别联大和第四十一届联大等多次会议提出的正是这一要求。世界各国人民期望安全理事会为消除国际紧张局势在南部非洲的危险焦点和消灭那里的种族隔离而采取果断行动。安全理事会必须行使其《宪章》赋予的权力，必须根据《宪章》第七章对种族主义南非采取制裁措施。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他1987年1月8日给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的信中再次强调指出：

“苏联赞成联合国尽可能快地执行给予纳米比亚人民真正独立和废除南部非洲种族隔离这一种族主义制度的决定。我们声援前线国家反对比勒陀利亚政权侵略行径的斗争，并完全支持要求安全理事会对南非共和国采取全面制裁。”
(S/18571 英文本，第5页)

苏联代表团将支持不结盟国家提出的决议草案，尽管它未能充分反映国际论坛期望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种族主义南非实施全面的强制性制裁的要求。

我们希望，对刚果代表在这里发言结束时提出的问题，即：“……安全理事会是否准备按照这些原则行事？”（同上，第12页）——也就是说，安全理事会是否将对所建议的强制性制裁清单说“行”？——安理会正将作出这样的肯定回答，以表明其成员——以及所有迄今为止在发言中呼吁铲除种族隔离政权的代表——的言论将与行动相符。

主席：我感谢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蒙古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尼亚姆道先生(蒙古)：首先，我愿感谢安理会成员给予蒙古代表团就这一问题发言的机会。

主席先生，我要向你表示我们对你担任安理会主席职务的衷心的祝贺。安理会审议南非局势的这些会议由一位非洲而且是一个前线国家的代表来主持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我们确信，你丰富的个人经验以及对这一问题的透彻了解——你作为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曾参与此事——将极大地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我们也要赞扬你的前任，委内瑞拉的常驻代表阿吉拉尔大使，他干练地主持了安理会上个月的工作。

南部非洲现在已成了世界上最危险的危机地区。人们普遍认为，南非政权顽固推行非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和措施是造成这种形势的主要成因。比勒陀利亚在国内加强恐怖和镇压，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加紧对独立非洲邻国的侵略行动，这些都更加严重地使南部非洲的形势恶化，不仅对该区域，而且对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面对这种危险的局势，联合国——特别是承担着维护国际和平的特殊责任的安全理事会——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并据我们所知，安全理事会正是为此目的再次审议这一问题。现在是采取断然和有效行动的时候。这是国际社会、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的要求，这些国家的代表去年在巴黎参加了对种族主义南非实施制裁世界会议。这也是联合国无数决议和决定，特别是大会第41/35B号决议的目的。我们必须采取这种果断有效的行动响应种族隔离血腥政权日益增多的受害者要求帮助而发出的绝望呼声。此外，我们纯朴的人类良知也要求我们这样做。

每过一天我们都听到南非当局对该国土著人民犯下的残酷镇压暴行的愈来愈多的新的事实——越来越频繁的对邻国的侵略和颠覆行动的事实。再次宣布的紧急状态使他们得以无法无天和对人民实行恐怖。大规模屠杀、拷打、逮捕、不经审判即监禁、枪杀示威者和严厉的新闻管制——这就是今天南非的总的景象。但我

们如果不提到南非人民日益壮大的反抗的话，这幅景象是不全面的；南非人民反对种族隔离不人道的可恶制度的斗争在加强。75年来，南非人民唯一合法的代表，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在领导这场斗争。

面对人民群众日趋高涨的反抗，种族主义政权在国内正从事恐怖和镇压行动，以便保住白人少数的权力。在某些西方国家的帮助下该政权仍象过去那样期望生存。正是由于这些国家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在政治、经济、财政、军事、核与其他领域里进行合作不仅使它得以生存，而且实际上使它能够公然蔑视国际社会和全然无视世界公众舆论。

在国际社会和本国公众舆论的压力之下，几个国家开始对这种合作实行了限制。它们日益认识到，种族隔离是无法改造的，必须一劳永逸地彻底铲除。所谓建设性接触的政策现在甚至在其推行者的眼中也已失败。这些国家是否愿意表现出必要的政治意愿，同其他国家一起携手铲除种族隔离制度，这要看它们的行动。

蒙古代表团同其他代表团一起要求这些国家迈出这样的决定性步骤。为了和平与国际安全，安全理事会必须按照《宪章》第七章作出决定，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立即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蒙古代表团完全支持这样的建议。

我国代表团深信，只有采取这样果敢的措施，我们才能通过各国共同的努力，表明我们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彻底消除卑鄙的种族隔离制度。这样我们今后就能自豪地说，联合国为这一事业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为南非长期受苦的人民尽了它的责任。

我最后表示，蒙古人民热情支持南非人民为争取自由、平等权利和人格尊严，摆脱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枷锁而进行的英勇斗争。

主席：我感谢蒙古代表对我讲的友好话。

时间已经不早，我打算现在休会。安全理事会下一次会议将在今天下午3时召开，继续讨论本议程项目。我促请各位成员准时出席，以便我们准时开会。

下午12点50分散会。